

隋書

漢書卷之三十五

十七

庫文閣内			
三八	二	漢	
函	一五	書	
二	二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八	二	漢	
函	一五	書	
二	二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52	
冊數	20(17)		
函號	280	7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國朝

卷二十一

隋書六十六

上



李諤

特進臣魏

徵

上

李諤字正一，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祿為中書舍人。有
 口辯，每接對，咸以空平。齊拜大官都上士。諤見高祖
 有奇表，遂自結納。乃至高祖，為丞相。其首親待訪，以得天子
 時意，喜。遂國用。其時，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
 受禪，歷比部。去功，二更在。以賜對南和，信諤性公。方明達，世
 務為時。諤以老遠，以書付知。至十，謂君臣曰：朕首為大司馬，
 每末以職。諤諫，隨上。策世，當以終。諤遂在內。今此

事業詩之六也賜賜二上以禮見世且教周敞公卿薨其
愛妾侍婦之姦而婦之言之也或謂曰書曰臣聞追遠
慎然其德歸厚三年庶政乃繕焉若如聞朝臣之內有父
祖三沒日月未父子孫亦無賴臣以其奴妾嫁賣取財有一
於盜竇頌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
豈容遽褻縗經強倖然華泣露盡凡之削送付佗人之室
凡左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
位望通貴平生亦舊情若弟兄及其三沒杳同行路朝聞
其死夕規其妾方便亦媵以得為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
之義且居家治可移於官既不止私何能贊務賢而
嘉之五品以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諺又以屬文者
家體尚輕薄遞相師如流石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
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
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以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
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公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
書獻賦制誅銘銘以以褒德正賢勸善理者其懲勸義
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衰禮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
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之響聲競競文華遂
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其弊弊實實平務吟詠遂復遺
理存異氣虛逐物一韻之奇學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

出月露之形積年亦積相在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
廷據茲權上利之路故以兩發高之清命為其定商重
昏貴遊極也亦類之也上公受其言至如美其皇極之典伊
傳周孔之說不復顧心以言入耳以激怒為清虛以緣情
為勳績復儒者為士而曰詞賦為君者為文業曰繁其政
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道其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
徧華壤滲相師祖步人而愈盛及大隋受命聖道垂興屏出
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節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
參廟纓冕開皇四年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
九月四日 史司馬幼之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

與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深更舉人未
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談交不苟合則
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遂俗隨時作輕薄之篇
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
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巨既忝憲官職當糾察若
聞風即恐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如此者具
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
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

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
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受君父沉復功無足紀勤
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于聽覽言之甚宜極於周代下
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
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自遺是以通表陳
誠先論已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節自媒都
無慙耻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沒為能自墮受命此風頓
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
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堦墀之側言辭不遜高
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為難堪况如此輩輿獻送臺明加罪
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去須示天下四海然向風
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蹇
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邛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
徒事業汗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相約遣歸農有願依舊
者所在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
正值冬寒意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為四民有業
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般即附市籍於理
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
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
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立拜通州刺史其有惠政

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
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太業初判內史舍人帝力欲任
之遇卒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邳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治
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年十二能屬文
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遷鎮南府諮
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于周明帝
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社子暉聘于
東梁文宣王東遂出北以侵齊帝嘗問太師齊之策宏

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侵齊文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齊

二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先是徃日出
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
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
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
謙與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達奚悉所執逼送成都竟
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
加開府除利州刺史進爵為公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
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迴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
將賜姓為金氏訪及群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

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
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為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
目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三
司分為帝緒陳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
壽陽歷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暹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
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於時政為
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法曹參軍事轉起部郎枝
正令相東王之臨荆州也其後督憲府記室尋除通直散
騎侍郎侯景作亂加柱國將軍自陳建寧侯王琳淮討
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荆州及平侯景先鋒入建鄴以軍
功連最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拒
蕭紀破之於破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
荆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
至巴里洲為周人所獲蕭嘗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
為爾君乎爾亦何煩殉身於此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
如或不然身膏領矣政詭曰唯命答鏢之送至城下使謂
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安王琳孤弱不復能
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入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被擄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遂命趣行
劉崇大業諫曰此民之望也若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因得釋
會江陵陷與城中朝直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
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可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
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
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太主入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
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机剖決如流用法實平
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
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誥平如此
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志宣帝時以忤
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加位上
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
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書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
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
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崇性甚專固時武
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
三催促崇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
名帳安在元愷曰果承劉崇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崇崇
便拒諍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崇者先
言於太子曰政欲陷崇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

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言是纖介之德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反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以元愷引左衛率崔信等為證積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靈定與數人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與曰公所為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與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與怒以告 子太子益踈

定出為襄州掾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民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二犯乃因都會時於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其衆合境惶懼令行止小民蘇息稱為神明爾後不修國治無爭訟卒官年十九著承聖降錄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這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景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

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登辟為參軍轉
 法曹及晉稱帝還署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
 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肅歸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
 高祖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
 深蒙梁主殊眷令主幼時艱微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慙
 懼梁主亦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
 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
 帥咸潛請與師與尉迴等為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
 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歸疑為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
 高祖結託之意遂言於歸曰晉袁紹劉表王凌諸高誕之

徒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險巖之群功業莫
 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
 以公名故能取威一霸今尉迴雖曰舊將晉業已甚消難
 王暕爾常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
 周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必臣
 料之迴等終當覆滅嗚呼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兵以觀
 其變及高祖深以為然眾議遂止未幾消難勇陳迴及謙相次
 就戮歸謂莊曰近者若從眾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
 踐莊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為晉廣納死三梁莊
 因莊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肅宗嗣位遷之府卿

及示國慶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并賜
田七莊明言舊章難達政事元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
為言重莊器識常奉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
務曰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柳莊高頌亦與
莊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改意茂見上及朝臣多違意
於心每不平帝謂莊為輕已帝與茂有舊曲被引召數
短經歷數載莊懇懇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
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品同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
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
內無事正莫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
甚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
為善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
書兵部郎中文攝祠部後屬重寶以龍見請重時高祖
驚相請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
星初見依禮當祭必壇非謂真龍別有所處而邪

朕然於色曰何人知星宿然竟不行師出而竊動曰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以今齊王無日六七
昔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上高祖受禪除魏州長安人為
尚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所定國憲多所參定十二年廢
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
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
師數勸之不可遂即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
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
比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瘖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
太相次命發龍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
月全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僮生異議內外疑駭發
雷震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
徵秀廢之後禁苑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
三司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臨仁宮勅官外衛士不
得輒離所守有一士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
據律奏徒流今斬之師奏曰此人非誠難恕若陛下初便
殺之自可不關文憲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
豈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
無所避而無憂卒之壽未幾卒官有子崐王

郎

西漢之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茂少敏慧
七歲誦離騷日之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
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文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
受三傳群言至心疑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
稱爲愚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
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俊傳綽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
秘書省刊定載籍遷涼城令有能名百姓爲之清德頌及
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爲亳州
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
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
以致洽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
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高祖爲丞相以書召之及
時昔其歡被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數囚二
百茂親自究審數百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
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
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
局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
弟思蘭不睦之狀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
至得罪薄益其忿非此民之意也於是滄縣中耆舊更往
要論道路之說元預益可公正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

夫義遂相親睦稱爲方樹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
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
遷或否者乃云官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
爲餘糧簿擬有無相懸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數歲
以母憂去職不者起少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
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
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即位遷雍州司
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工法
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李仲文
鏡河東銀雀山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
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
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
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
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
仲文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
以書付祕府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
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
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
遼東以茂爲晉陽宮留守其年恒山贊治正文同與茂有
隙秦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

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為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為憂在途作登壇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參軍事歷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為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盤屋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又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及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

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元中昌黎豆盧瑑定為黃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為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房山基為考功河東裴鏡民為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焜為民曹屢進謹言南陽韓則為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史虔威性聰敏涉獵群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一州補主簿十八為太尉中兵參軍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為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為相府典籤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并州盛選僚佐以虔威為刑獄參軍累遷為屬主其美其才與河內張衡其見禮重晉邸稱為二張焉及王為太子遷貞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治稱為幹理虔威嘗在塗見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

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為誰虔威下殿就視而荅曰淮南太守楊紘帝謂虔威曰卿為謂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紘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也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敝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虔威弟虔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榮毗

榮毗字子謙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群言仕周釋褐漢王記室轉內史下士開皇中累遷殿內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漕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過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高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

覺道關中長史勃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之東
門若生之則為難不細城中雖復恟恟非悉反也但收桀
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
與協計至城西門為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
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
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
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
學業上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
城因至自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
行年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
曰且躊躇當取富貴建緒首以周之大夫因美我形於色
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
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
上笑曰朕雖不研書諒少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洪二州
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吳人父教陳散騎常侍知命性
好學通識大體以不自持經禍陳始興王行恭軍後歷
太學博士南獄正乃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
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子之望召令諷諭各若知命說

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龐思行等三百餘人以功拜僕國三司賜以田宅復留其不恪為汴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以讓朝廷以之可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曰上八平頌以誦焉人多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曰晨曰臣聞聖人當宸物色芻蕘匹夫奔謁或陳狂瞽伏願暫輟旒緡覽臣所謂昔軒轅馭曆既緩風沙之誅虞舜擢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薄養者良由慈教好生欲訓之以德也臣請

以授普寧錄事人可謂其目者由是行詔於御之臺煬帝嗣位拜治書待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味竟得罪百寮肅慄遼東使為東曉道受降使者卒於師時年六十七贈御中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油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讓仕燕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州刺史世武侯

邵守彥謙早孤不識父為世兄之所鞠養長兄彥雅雖有清臨以彥謙天性惇母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天十五出後叔公之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所繼母惡之每四時珍果口弗先嘗遇重伯父樂陵太守勅竭誠心每四時珍果口弗先嘗遇暮功之戚必疏長終禮示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既高年十八屬庸寧主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細疎開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感年及周師入郡郡主棄奔以彥謙為齊州台中

中

謝痛

百

後將科于中義謀匡輔事不果而

齊歸于家周帝遣使國辛遣為齊州刺史為賊帥輔帶劔所執彥謙以書謝之帶劔斬惟送還州諸賊並各歸首以高祖受禪之後遂優遊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吉世英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奏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如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在僕射高熲定考課彥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無陵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必不肖如或舛謬

川

百

百

百

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核執見不同進退參差類
况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必真不必高名卑諂巧實
欲居上等直為真偽混淆是非替亂實既不精練斟酌
以誇官經驅使者多以家識獲成未歷遠省者皆為不知
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進人數半破半成統計
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
鑒遠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核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
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近耳目精加採訪表秋毫之善貶
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
屬目頌為之動容深見其賞因杜胡河西權右官人景行
與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頌言於上上弗能用以秩滿遷長
葛令其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
行州縣察長吏能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都州司馬
吏民號哭相謂曰公明府今去吾言何用生為其後百姓
思之立碑頌德都州文州刺史州考皆歸彥謙名有異政
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
名賢重彥謙為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
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彥謙所留連數日
厚諫而別彥謙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

窮極後麗天下失道又漢王構逆寇害者多考謙見衡當
塗而不能巨救以言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
以懲惡故疎賤之人有善必賞貴之威紀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賊者也今諸州刺史等委宰察善惡之
間上達本朝懼憚無言不敢怠慢國家庶承靈命作民父
母刑賞曲直升聞於上實畏照臨亦且謹肅故文王云我
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貌然憂
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豐逆須有甄明若揚諒實以
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以兵聚衆非為干紀則當原其本
審其刑罰上則聖王友于之意下堯思民疑感之心若
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身懸戮國有常刑
其間乃有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威遂使
籍沒流移恐為變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
安在昔叔向責齊南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
文稱善千古寧不愛弟廷尉亦有違君臣以執法無私不
容輕重且聖人大憲身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
允項籍之驍勇但去霍光之權勢李老孔立之才智呂均
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璧石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
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葛藟一隅蜂虻聚場諒之

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觀三莽望者哉開闢以
降言易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亦積德累仁豐功厚
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口之哲工昧且不顯憂
永在念御朽兢懷遠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
奔慾不可具載請畧陳 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
與天地合德日日蔽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
善而隱惡文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
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
役煩興老幼疲苦晉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
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各臣齊陳之疆豈無良佐且以弗改

私徇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
幹持於已非宜即加擯壓倘遇諂佞之輩何多穢匿於我
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大賢材者非尚督力
豈較示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休之處屋如骨之
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輔心不在骨鯁信近謹諛天
高聽卑監其淫僻故捻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
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田下乖為心惻隱為務
河朔疆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
動也然而寢卧積薪宴安鳩毒遂便天泰生廟霧露沾衣
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亡喪心配上帝宜鑒

卷之三十一 南齊書 卷之三十一

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其伏惟皇帝望
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於純淮海盛德
日新當辟之符遐邇逾金屬讚歷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
冠冕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曹物諒誘惑誣誤吏民
亦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特以稱其願反非
止誣陷良善亦忠大點皇猷之下宿慮重疊早預心齊粵
自潘邨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
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審諤當世之大誠你將來之慮
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忝
蒙眷遇輒馮微誠野人愚瞽不知惡諱衡得書與白而一
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荆結構家山
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感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
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
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
曾無恣言司隸別駕劉托陵上侮下訐以為直刺吏憚之
皆為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托亦不
敢為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以歸道雷其後隋政漸亂
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為執政
者之所嫉出為涇陽令未幾終于官時年六十九彥謙居
家每子姪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豐豐不倦家有書業資

產素教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
 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
 屢空怡然自得嘗為客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
 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
 雅有古人之深致文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藏之
 太原王邵北海高構喬縣李綱河東柳彧許孺皆一時知
 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
 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之初開皇中平陳
 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
 謙私謂所親趙郡

在朝唯行計辭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
于卑弱諸王禮或

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唐取宇追
 贈徐州都督臨淄公諡曰定

史臣曰大夏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
 短殊用大小異宜格之棟梁莫可棄也亦士謬等或文能導
 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恭之有隋
 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稷相亦北辰之象星也

列傳卷第三十一

隋書六十六

特進巨魏

徵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
 幼沉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
 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
 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
 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曹參軍事廢
 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
 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



曰夫翫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
之畧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
順紀合符之后望重就日之君且修戰於版泉亦治兵於
是浦是知文德武功蓋因時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
推移所以樹鴻名垂大訓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
乎鷄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乂安俗
躋仁壽民資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猶載懷於履薄可久可
大尚慍乎於御朽至如昆吾遠書肅春奇縣史不絕書府
無虛月貝冑雍弧之用犀渠鸞華之殷鑄名劍於尚友積
周父於武庫能寵百萬龍豹之祥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
於農隙有事春蒐夏狩策勳觀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
示民以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
林從宰相如於是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為賦雖則體
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共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
惟則天以稽古統資始於群分膺錄圖而出震樹司牧以
為君既濟竟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勞乎殷履南伐
盛於唐勛彼周十與夏戚粵可得而前聞我大陳之創業
乃撥亂而為武蓋定艱難平壹區宇從喋喋之樂推爰蒼
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諒重規而襲矩惟皇帝之休烈
體徇齊之睿哲敷九疇而成叙奄四海而有截既搜揚於

川谷而橫八表蕩海岳而
而難帝亦有投石扛鼎超
宗禮元武勇操牛雖任鄙
決三畧已周鳴鑼振響
元凱而陪位命方邵而就
而有豫聽鼓鞀而載悅
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右
斬長鯨望云亭而載蹕禮
蕩蕩而難名者也陳主嘉
直耶直內史首負無產業每聞書費現央央不平嘗為五
言詩以見意情理悽切以以為工作者莫不吟詠未幾
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謂
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
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
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
羸瘠詔令進肉嘗食輒
委委言為國惜身前後數
專與機密與納言蘇威左
裴知樞史大夫裴蘊等參
奏曰有言數帝方疑重事
羅三光諒竊冥之不測走進退
乘挾譎衝冠舞劍鐵槍銅頭熊
與真言故無得而為仇九攻既
卷雪收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
刻三獻式序八音未闋舞千戚
挾纊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
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
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
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為通

授節度使世基至省方為勅書曰且白紙無所遺議其精審如是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馬門帝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為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還振及圍解動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眾朝以盜賊曰盛請發兵屯汝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頻張衡等相繼恐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賊者乃印負表狀一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先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三洞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言稱李密有眾百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遠還為台必不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歔嗚咽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惡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還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云世

其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
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言少
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類言其
聚歛鬻官責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
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嘗有所贖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
咸共疾怨字文化及殺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
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本業末爲符璽
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後知而告
熙曰事勢以然吾將濟鄉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謂
及曰棄人肯往求生可也感導之懷自比訣矣及難作死
鮑競請先死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裴蘊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書
與吳明徹同沒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
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閣將軍與蓋令蘊以其少在
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關江南衣冠之
士次至蘊上以爲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以類
不悟上言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龍踰倫輩臣未見其可
上又加蘊上儀同類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類乃不取復
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

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道言最煥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而少
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
舞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蓋揣知帝意矣括天下同齊
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樂
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宮後異技淫聲咸禁樂府皆置
博士弟子遞相教授傳增益樂戶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
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漏或年
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七已免租賦蘊麻為刺史素知
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
里長皆表流罪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

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 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
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 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
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
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
兆贊治發掘蘊墓吏民懾懼不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
虞世基然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必以意若欲罪者則曲法
順情無成其罪所欲省者則必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
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
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
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
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別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
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
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
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
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悖逆帝
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重釋共高頰賀若弼
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調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
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道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
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
乃諫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薛弼曰可得數十
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麻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
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
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
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
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脇我欲捨
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蓋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
帝付蘊推鞠之乃覈其死帝曰忤便殺遂父子及孫三
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
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

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遠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爲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言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禁兵改見節度收在外逆黨李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重晏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謀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嘆曰謀及播郎竟悞人事遂見害子愔爲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南人祖他魏都官尚書父訥之齊太子舍人矩繼祿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官達當負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齊北平王貞爲司州牧辟爲兵曹從事轉高平王文舉之齊亡不得調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高祖作相遣使者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旣破丹楊晉王廣令矩與高頻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

俚節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
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元柵於大庾嶺共為聲援矩進擊破
之賊懼釋東衡州祿愿長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進軍自
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
制署其渠帥為刺史縣令及還報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
顧謂高頴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
兵少裴矩以三千散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
功拜開府賜爵關西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尋遷
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
之女也自是數為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松通長孫晟先
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
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
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行軍長史破達頭
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民可汗初附令
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
注矩與牛弘據齊禮祭定之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煬帝
即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
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諸商
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
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

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
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
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
然叛服不恒三變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
畧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
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
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
名兼復部民交銷封壇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
北葱嶺以東考丁前史三十餘國其後史相屠滅僅有十
初無傳述率土黜黎莫不皆化風行所及日入以東
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綏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
胡人或有所疑即譯審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
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一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
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以西域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
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
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
漢相踵西域為傳之良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垂其
實今者所經日餘千言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岳之屬
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登自敦煌至于西海凡

爲三道各有標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
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林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
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塔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
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
朱俱波喝無陀摩悉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
至北波斯羅國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
通其東女國南邊羅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
伊吾高昌鄯善是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
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蹙馬
邊故車馬可生不至日度坎上軍人須先明之國焉其難
妾聖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無侵
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
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
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成言胡中多諸寶物以谷渾易
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轉民
部侍郎未視事遷書明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
至者十餘國大業二年帝有事於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
河右得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
屯設等皆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

西域傳卷之二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伊吾設等乃西蕃胡二十七國請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
錦罽林香奏樂歌僊謠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
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
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五年委輸三億萬計諸
蕃懍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緩懷之思遣使銀青光祿大
夫其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自多諷帝令都下大戲
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
萬又勅百官及民士女列坐一柵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
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盈列酒食遣掌事率
蠻夷使臣自易所至之處悉令敷延就坐醉飽而散齋美
嗟歎謂中國為神仙帝稱其至誠
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
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將
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
以城伊吾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
白狀今六月丙申置藩政處羅語在空
所迫音聲使善入朝而大悅賜矩以
帝巡于塞北幸營口成時高麗遣使
敢隱引之見帝起以奉狀曰高麗
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為二郡晉氏
亦統遼東今乃不臣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隋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謂宇文述牛弘曰裴

朱發之頃矩輒以聞

薛世雄城伊吾今矩

慕蕃人交易懸遠所

還賜錢四十萬矩又

歌傳後處羅為射匱

無表及西域珍器從

突厥于突厥啓民不

地本孤竹國也周代

亦統遼東今乃不臣

別爲外域故先帝妄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揚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元帝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方後伏之先亡勅令入朝當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遠朝觀不然者當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德從至遼京兵部侍郎斛斯政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之役進位右光祿大夫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

常無賊穢之變自以是爲世所稱遂至涿郡帝以楊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隴右囚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摩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重遂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師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怒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仁由其內多有群胡蓋言然然教道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充多姦計幸於始畢請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烏邑必若番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

驅六畜星馳爭進莫先且市矩伏六馬邑下誘而斬之詔
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勿領部落之來至此云肯可汗請我
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言其殺今已斬之故令
往報其言亦知其狀由是不朝一二年帝北巡狩始畢率
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令矩與唐世基每宿朝堂以待
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鷹犬并遣其猶子率西蕃諸
胡朝貢詔矩驪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
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
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令唐世基就宅問矩方畧矩曰
太原自變京畿不靜岳為處分恐失事機唯願盛饗軍還
方可平定矩復起視事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
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呼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
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斯役皆得其歡心時
從駕驛果數有逃散帝憂之詔問矩矩荅曰方今車駕留
此已經二年驛果之徒盡無家一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
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
令矩檢校為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
皆集宮殿又召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自先有姦
通婦女及兒女冠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
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之亂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

數人控矩為誼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明既而化及從
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
浩為帝以矩為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為尚
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為河北道安撫大使及
宇文弼敗為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
為中書尚書尋轉尚書右僕射置堂選置建德起自群盜
未有節文拜為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
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度河討孟海公矩與曹日等
於洛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羣帥未知所屬曹日長史李
元令知與徵公淹領日及八國舉山東之地歸于大唐授
左庶子轉詹事民部尚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羈旅特
蒙任遇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
能納諫方更讒官膏獄黷貨無厭顛隕厥身亦其所也裴
蘊素懷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
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
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
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
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閔右騷然頗亦矩之由

完

列傳卷第三十二

隋書卷十七

列傳卷第三十二

隋書卷六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愷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
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戶愷少有器局
家世武將 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
文多伎藝 愷為名父公子初為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
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踐阼諱宇文氏
愷初亦在 殺中以其與周本別兄始以有功於國使人馳赦
之僅而 之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

山縣公公之之及及也也都都上上以以愷愷有有在在思思詔詔領領營營新新都都副副監監
高高頰頰雖雖無無綱綱凡凡所所見見畫畫奇奇山山公公愷愷後後決決渭渭水水達達河河以以通通
運運漕漕詔詔遣遣總總督督兵兵事事後後拜拜萊萊州州刺刺中中書書有有能能名名兄兄忻忻被被誅誅
除除名名於於家家久久不不得得調調會會朝朝廷廷以以昏昏班班故故道道久久絕絕不不行行今今愷愷
修修復復之之既既而而上上建建之之可可任任者者右右僕僕射射楊楊素素言言愷愷有有
巧巧思思上上然然之之於於是是遂遂作作大大工工以以修修之之遂遂置置監監授授儀

同同三三司司尋尋為為將將作作少少監監文文獻獻皇皇后后崩崩愷愷與與楊楊素素營營山山陵陵事事
上上善善之之復復爵爵安安平平郡郡公公邑邑千千戶戶煬煬帝帝即即位位遷遷都都洛洛陽陽以以愷愷
為為營營東東都都副副監監尋尋遷遷將將作作大大匠匠愷愷揣揣帝帝心心在在宏宏侈侈於於是是東

京京制制度度務務承承正正麗麗帝帝大大悅悅之之進進立立開開府府拜拜工工部部尚尚書書及及長

下下坐坐數數千千人人帝帝大大悅悅賜賜物物千千段段又又造造觀觀風風行行殿殿上上容容侍侍衛衛
者者數數百百人人離離合合為為之之下下施施輪輪軸軸推推移移倏倏忽忽有有若若神神功功戎戎狄

見見之之莫莫不不驚驚駭駭帝帝彌彌悅悅焉焉前前後後賞賞賚賚不不可可勝勝紀紀自自永永嘉嘉之

亂亂明明堂堂毀毀絕絕隋隋有有六六下下將將復復古古制制議議者者紛紛然然皆皆不不能能決決博

考考群群籍籍聖聖明明堂堂詠詠衣衣曰曰臣臣聞聞在在八八成成象象房房心心為為布布政政之之宮

在在地地成成形形景景牛牛居居正正陽陽之之位位觀觀雲雲告告月月順順生生殺殺之之序序五五室

九九宮宮統統人人神神之之際際金金口口木木舌舌發發令令兆兆民民玉玉璽璽黃黃琮琮式式嚴嚴宗

祀祀何何嘗嘗具具務務謹謹辰辰守守盡盡妙妙思思於於日日况况草草疑疑晬晬是是流流致致子子來來於

矩矩矐矐伏伏惟惟皇皇帝帝陛陛提提衡衡握握契契御御遊遊乘乘乾乾咸咸五五登登三三復復止

皇之化流凶去暴不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
同域康哉時武氏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符
造物資牛治源反朴九圍清謚四表削平龍衣不冠庶其
文軌茫茫上玄陳瑤壁之敬肅應聖廟感霜露之誠正金
奏九韶六坐之樂定石渠五宮三雍之禮乃十遷西爰謀
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為民立極兼書導先
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祕簡披
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山古於散浼總集衆論勒
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為一庄反裴秀輿地以二寸為

經權之旨讓者殊途或以中井為重屋或以圓楹為隆棟

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
相發明議曰臣慎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
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
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
不能薰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為上古朴略荆
立典刑尚書帝命駿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
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
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
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

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
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
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
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
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
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
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
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
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
兩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奠於周官獨為
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
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
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
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
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
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
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
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
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亦

經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
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
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
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十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
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
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
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
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
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
太室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二所室九宮法九州
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
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
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
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
行所行明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壇高無蔽目之照牖
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
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
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夏依此
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

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甃水外周
堤壞高四尺和會祭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大
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
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登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
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官因澤諸侯王
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
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
堂法日月九室法九州室六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
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
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注水泱泱薛綜注云復重屋覆謂
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
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末皆如南郊之位光武
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
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
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鷄尾其圓牆
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
廟宇之制埋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
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

卷之三十三 禮記卷之三十三 禮記卷之三十三 禮記卷之三十三

堂方構不合天之既闕重復又無辟水空堂垂五室之義
直殿遠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比臺城南
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
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者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墜
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
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義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
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守規範
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其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
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
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至十二間禮儀疑議云祭用純漆
俎用樽文於交質於廟止一層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
觀遂量步數記其尺寸猶九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
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
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之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
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
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所撰
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
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
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
帝可其奏會意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金紫

光祿大夫其年立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蓋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一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温起部丞務郎

閻毗

閻毗榆林成樂人也祖進魏本郡太守父慶周上柱國寧州總管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戶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詧略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尤善書畫為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

周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其見親寺每稱之於上尋拜直騎宿衛東宮上嘗

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肅然頻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

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

為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為官奴婢後二歲

赦免為民煬帝嗣位成廢軍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典

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鑿輅車輿多所增損語在輿服

志擢拜起部郎帝嘗大信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

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

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為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

字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

此起於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軍九九是也次及法
駕三分減一為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
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
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准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
正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王皆同十二今宜准此設十二
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
小駕依宋以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
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
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兵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
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
者尋以母憂去贈未甚起今視事將與遼東之役自洛口
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
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
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已驚亂發所乘馬
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
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
威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帝令毗率騎二
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
至高陽暴卒時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何稠

何稠字仲平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安之兄子也父通蓋蘇二稠性絕
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過江陵陪隨安入長安仕
周御節下士及高祖為丞相召補參軍蓋掌細作署開皇
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廢去尉丞稠博覽古今圖多識舊物
波斯嘗獻金縵錦袍組織殊麗大命稠為之稠錦既成踰
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瑠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
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尋加為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
僮李光仕聚眾為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
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又同鑠崇以詣
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悉收養致使民憂反非崇之罪
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為設酒食而遣之崇
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其洞悉以僮兵以臨餘
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率降款分遣建
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暉討賊帥李大檀
並平之傳首雷門承制署直隸為州縣官以遠眾皆悅服
有欽州刺史竇猛力帥眾迎平初猛力偃狂山洞欲圖為
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嘗不察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
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不師相見稠遂奏狀上意不
懼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
矣稠曰猛力共臣為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

其子也來初猛力臨終誦其父長真曰我與大使為約不
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
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仁壽初文獻
皇后崩與宇文愷參與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
是漸見親昵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見皇后今我方死
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其有知當相見於
地下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後事動靜當
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
洪業服章文物闕畧猶多知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
送至工部也其曰拜太子少師稠於是從官黃麾三萬心十
人仗及車輿輦轎皇后國薄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
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
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
今古多所改制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縹曰此古
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并施象牙笄導自
縹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
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
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
內縹曰君臣同所過為相逼乃廣為盤輿別構欄楯侍臣
立於其旁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

文物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稠造戎里萬乘鈎陳
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
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
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不得濟右屯衛大將軍來鐵杖因
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
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
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
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
大夫明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二年加右光祿大
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為工部尚書化及敗晉
于寶建德建德復以為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大
唐授將作小匠卒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強明有
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甚稱旨因而厭職通顯及
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
與高頴然掌制度代號為能大業時有黃曰者不知何許
人也及其弟來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
作于時改創多務曰來每然與其事凡有所為何稠先令
曰來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其損益曰官至朝
散大夫來官至散騎侍郎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瞻規矩之妙參蹤班爾

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
後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
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
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二代之文物雖失之於
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列傳卷第三十三

隋書六十八

列傳卷第三十四

隋書六十九

特進臣魏

徵

上

王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
少沈嘿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
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
言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
書驗之一無舛謬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
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
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

奏上怒遣使收其言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
修起居注劾以古有鑽燧攻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
請鑿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
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
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
所爨晉景公使視之果然車朝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
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
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
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不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
表撤所部曰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手書召上表言曰
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
十里鏡徹齊氏以為巳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
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
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
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為鷄火以明火德
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
辰尤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哲近河得青石圖
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
又得石圖剖為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汝水得神龜

隋書卷之九
卷之九

腹下有文曰天下揚興安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
年資揚鐵券王與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十年大言臣
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
合龜腹二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
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
亳州六周村有龍鬪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災陽汴
水北有龍鬪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
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
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鬪於亳州周
後鬪於災陽者災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
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
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
殺皆盛氣也又曰秦姓商色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
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秦人有命謹案
此言皆為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
者皇家以五姓為古同也色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為宮
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
正月辰見者秦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為辰地白龍與
黑龍鬪者亳州災陽龍鬪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揚姓納音

為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
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元五帝趙陳
代越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
玄說陵當為除九鬪能去敵曰除臣以秦人有命者秦之
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秦
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秦人之
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秦人之表不爽毫
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
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
圖云太平時養陽和令風雨咸司每力不偏也有道驗故
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條
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為陳留
公世子亳州總管遂承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
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
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為是誅陳留
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
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統豆陵秦至尊代為
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
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
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

卷之三十四 隋書卷之六 三

南狀如織聖主從此云及至尋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
是柏枝廻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衆事太平
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文云治道得則
陰物變為陽物鄭玄注云忽變為非亦是謹案自六年以
來遠近山石多變為玉石為陰玉為陽又左衛園中葱皆
變為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
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
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
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

二邑西北地動星隕陽德也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

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
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
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
時藩郭皆是通决險難言解散也若
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
為三六為宗廟明宗廟神靈必令
以禮係民以義也拘係以禮係民
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
陰隨之者明陰類被服楊氏之風也

此易緯所言
月即皇帝位也陽
也藩决難解者明
萬物隨陽而出者明
欲九五拘係之者
九五之位帝王拘
義此二句亦是乾
天下也被陽化而
莫不隨從陰謂臣

也王用直西山者三明至尊崇
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於美陰楊
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無以六日
言樂平公主言是皇帝子女而為周
為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
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
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
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
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

後二月辛西山仁壽
蓋之至也坤六月者
生也有子女任政者
任理內政也一年傳
言周宣帝崩後一年
立者貧之當為真人
革命當在此時至事
州總管在京師東
起土邑者大起即大

山出者此卦動而大身作故至
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
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
信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
震下坎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為
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三
紀曰飛端出變矩衡亦應隨協靈
出承元訖道無為治率被遂矩歲於
廟振象不絕立皇後言不格道然於

以十一月被授亳州
為趙地以神人將去
北方將往亳州之時
所乘騮騶馬也屯卦
春是故騮騶馬春有
曆數至也河圖帝道
河圖白皇參持曰皇
將開皇色握神日投
德優劣帝任政河曲

皇極經世一

出叶輔嬉爛可也謹案凡此河圖所
端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此斗星名
大隋受命象兆之端始出六象則
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
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亦應隋
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為赤帝天子
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
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
謂三皇受命出為天子也承元訖
聖道無為台率者台下脫一子
聖道無為台率者台下脫一子
卦之術言天隋被服三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
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群神明照
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授輔提者言授授政
事於輔佐使之操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
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為皇家後嗣而其輔翼
之人不能至於吉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
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
親任政事而邠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
也嬉與也言群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述也所

出叶輔嬉爛可也謹案凡此河圖所
端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此斗星名
大隋受命象兆之端始出六象則
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
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亦應隋
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為赤帝天子
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
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
謂三皇受命出為天子也承元訖

可亦是六隋符命取
以謂璿璣玉衡者也
之變動北斗主天之
聖注亦以為法玉衡
有言赤帝降精感應而
靈皇皇者叶合也言六
皇與靈靈具經之謂皇
也群君也大君出三
有書承周天元終訖之
大道無為台率者台下脫一子

以於皇泰持帝通經二篇陳六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蓋
在隋世上大悅以功為至誠龍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
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為字復言有諸物
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
青龍朱雀騶驪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
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
却非及二鳥其鳥白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
小玉亦有五嶽却非時序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
控鶴之象列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
海若之類又謂天宮是八天宮離河洛四帝聖宮陳九宮凡四
十五宮諸字本無五行伍然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
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
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
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此兩揚字與萬年字次此隋與吉
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功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
篇奏之上以為誠賜皇千匹功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
讖緯依約符命括海佛經撰為開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
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功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
讀之曲折其聲有如哥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

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劾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伎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蒲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慮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殿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入之應顯然也上覽而悲且喜時置玉案以祭於上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十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昔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其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腳李盛扶肘得上因謂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宗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持實為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在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

遺直石碣殺石厚立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
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有以謝天下謹
案賊諒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
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
與黃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
違不從遷秘書少監數載卒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
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
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
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堙沒無聞初撰齊誌為編年
體二卷復為紀傳二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
簡野或不軌不物駢入視聽亦為有諱所忌而外其抄
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
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
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
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
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高祖丹楊祖昂父君
正俱為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明時冬初
充尚衣葛衣宴戲充曰衣郎子絺兮絺兮凄其以風充應

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
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日並與天地日月
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
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
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榮永無窮上大悅
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
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
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
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
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
來凡經八上元其間雜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堯一
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告
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命三五未若已丑甲子支于並
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具
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
齊王暕率百官表奏其後煬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
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崇感退舍百景
異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
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
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秘書少監其後

天下亂帝初罹厲眚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復
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聞皇天輔德皇天
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提
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為心匪以一人受慶堯天因違所
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
九又與天命符會斯則聖人具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按去
年已來玄象星瑞寧整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
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
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
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頤二夜流星上
則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流有兩星大如斗出北
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主福德
類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熒惑守
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
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
帥盧明月營破其糧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
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洛陽並
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
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問出今則一朝總萃
豈非天蒼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泰東嶽沉五狄於北溟

告成岳岳無為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待逾既
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奏成帝意在位者
皆切患之字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充時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摺
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

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匪統繁
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表充少在江

左初以警晤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幸
干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詭充變動星占謬增景

息厚經天道亂常侮衆利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為河朔清
流充乃江南望族卓沒榮利得不以道憲其宗聲良可歎

列傳卷第三十四

隋書六十九

特進臣魏

徵

上

楊玄感

楊玄感司族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異於眾少時脫成人多
 謂之癡童公每語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博通
 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一品朝會則齊列
 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寺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
 甚許以公廷後屢為敬初拜鄂州刺史到官著布且日祭
 妻吏能小其有善政及贓汙者纖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
 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

歲餘起拜鴻臚卿龍朔建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
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
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天
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
征吐谷渾遠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
其叔慎謂玄感曰主心尚一國未有變不可圖也玄感乃
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
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龍踰涯分自非立效邊裔何以塞
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
日將陞以有秩神所必相故不慮也於是玄感物于殿禮
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魏陽督運于時百
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以還與武貴郎將王仲伯汲郡贛治
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以軍眾飢餓每為逗留不時進發
帝遣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
而發其弟武貴郎將玄縱應為揚郎行禹頌並從幸遼東玄
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玄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
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執眾乃遣家奴為使者從東
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
男女於是取飄布為牟甲冑官屬等皆開皇之舊移書告

郡以計護見為各令發兵會於魯所以東光縣尉元務
本為黎州刺史趙德義為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為
懷州刺史有眾且一萬將襲雍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
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脩武縣
民相率守臨清關之威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
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賊至一餘萬子蓋令河南賈治裴
弘策拒之弘策戰敗遷洛父老饒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
省每誓眾曰我自為上柱國家累年西顧金室於富貴無所
求也今者不顧破冢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
元

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
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歆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
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
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
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歿民敗德頻年肆首盜
賊於是滋多所在脩治民力為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
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債賄公行納
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
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
為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共公奉遺詔曰好子孫

四
高
道
語
曰
好
子
孫

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稟先旨下順民
心廢此滯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
赴私讎民庶相越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
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
伊感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泣言無所具遂進逼都
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
萬渡灑澗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
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
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
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音嗚叱
咤所當者莫不震懼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
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急衆決戰陣於北二
目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
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貴郎將陳
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
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
玄感請討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驍習六
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
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
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抗衛東拒

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
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
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之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
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玄感遂
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
等諸軍蹙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
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
以為然留攻之二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閩鄉上
般架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
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水間將奔

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段蘆戎玄感窘迫
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相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
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以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
所執與玄感同俱送行在所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鸞
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在襄陽太守將歸玄感為郡
丞周琬玉所殺玄蹤弟萬碩自軍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
監事許華與弟玄勳之斬於涿州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
大夫斬於長安並自梟磔公卿之改玄感姓為曩氏詔可
之初玄感圍洛陽不都也京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為
河南道元帥八月朔衆十餘萬攻河東郡縣至于襄城遇玄感

敗兵漸潰散更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

李子雄渤海人也祖伯賁魏諫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直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擊劉昺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為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實抗為幽州總管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然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臣力遺象安有冠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末諸夷法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去効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

摩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立將指滄海會其感反於魏陽帝疑之詔鎮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之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討於子雄語在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元淑

趙元淑父世初末于高寶寧後以假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政作恒典

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

淑襲父本官賜物

二千段元淑性疎

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

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女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

為三原令有李女慧而有節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遠有風儀美談咲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為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媾為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乃金寶珍玩元淑遂為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

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
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
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
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為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
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
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
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
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
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授玄縱賂遺及玄感敗
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
貝為財媵實無他故魏氏復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玄縱
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也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
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斛斯政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大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以恢散騎
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為親衛後以軍功授儀
同甚為楊素所禮大業中為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
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弟俱與之
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
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

辯遠稱爲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
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內不自安遂
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永執送政帝許之遂
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
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
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
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鬻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煮
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劉元進

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
過膝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
有異志遂聚衆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且會士卒皆
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二太
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敝是行也吾爲其無遺類矣
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旣而揚玄感起於黎陽元進
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月苦役者莫不響應至旬月
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三郡朱熾等皆營崇亦舉兵
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三郡稱天子熾崇俱爲
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
之帝令將士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

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保曲阿與朱燮管
崇合軍衆至一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
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
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
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
麋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
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進
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人
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村寨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
進之衆懼燒而退世充簡統六十掩擊大破之殺傷大半自
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轄國事急矣嘗以死決之於是出
挑戰俱爲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充坑之於黃亭澗死者
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爲盜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
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連於隋亡

李密

李密字法正其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
勇善戰幹畧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
號爲名將密多策畫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爲己
任明皇中襲父爵蒲山公及散家產贖贖親故養客禮賢
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後更折節下惟耽學尤

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
志勤愷所定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
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
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塞兵而密至玄感大喜
以爲誦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
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
有山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
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齊糧必
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禽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

至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

齊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
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
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
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
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
不行玄感既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
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法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
同謀因戰被執每設毒藥是時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
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
望明公初起大事而效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矣請

斬謝參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
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
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
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
將求九錫苟或止而見踈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
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
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
士衆早定關中適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也玄感咲而止
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
元弘嗣統強在公龍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
關可得結衆玄感遂以密謀誘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
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速况乃追
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眾一散何
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
閿鄉追兵遂反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
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
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
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殂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
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
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

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
市酒食每燕飲喧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次邯鄲夜宿
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二抵平原賊帥郝
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
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
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
林此夕窮塗上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零落露
襟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莫樊噲市
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
蓋生直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
趙他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
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
賊帥程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
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
賊所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既
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敝一臨死亡無
日若若直趨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
讓然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
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頊陀以兵討讓讓數為頊陀所敗聞
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頊陀勇而無謀兵又驍勝既驕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且狼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
勒二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
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臾衆潰讓合擊大破之遂斬
須陀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
蒙塵播揚吳越蝟毛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兵禁之才而
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群凶豈可求食草間常
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
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
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
起龍臥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
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
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
倉恣民所取老弱繼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
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
於是推密爲主密城洛口周廻四十里以居之房彦藻說
下豫州東郡大懼讓上密號爲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
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即位稱元年置百官以房彦藻爲左
長史邢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輔右司馬拜讓
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
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

武賁即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賁即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黜德方俱死復以鄭頌為左司馬鄭虔象為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滅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程讓守洛口明公親督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峻函掃蕩京洛傳數語為天下可也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悔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為上策但昏主尚在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群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既未可西出請問行轡際密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家時兵鋒甚銳每入死賊官軍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卧於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迴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趣騎歸家帝遣王克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

西國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
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
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
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
款附以千百數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大家宰總統衆
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
汝若不能作我當為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每旦充列
陣而至讓出拒之為世充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
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
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為宴樂密具饌以待之
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將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
讓入坐有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
蔡建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
者亦有死者讓所部將徐世勳為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
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
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郇元真單雄信等
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勳單雄信王
伯當分統其衆天幾世充夜襲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
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
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

其城下密簡銳卒數日人分爲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貴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諸將率皆没于陣立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二千餘萬復來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勸密即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綬而退俄而宇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大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遣使報謝焉化及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過其歸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卓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室厚恩當貴累世至婁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酒國士報之豈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叛躬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汗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擁逼良善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

作書詔邪察謂從者曰此及庸懦如此忽欲圖為帝王斯
乃趙高聖公之流吾嘗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
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
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以散其衆
化及不之悟大喜然其兵食盡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粟
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
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為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
及掠及郡北趣魏縣其將味智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
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地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
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以軌為滑州總管密引
兵而西遣詔室察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
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為司馬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
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充既得
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世充
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
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
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
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衆心漸然時遣邴元真守興洛倉
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溫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
真公難未已密不荅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聞而告

密密固疑焉會世充來決戰密曰王伯當守金墉自
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令數百騎度
御河密遣裴行儼率衆逆之會日暮擊交而退行儼孫長
樂程齒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害世充遂至其寨之世充夜潛
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與萬餘人
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頌爲其部下所翻以城
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具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陰
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衆謀待世充之兵半濟洛水然後
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
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
宋潘離將女黎陽人或謂密曰殺程行儼之際徐世勳幾至
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
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度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
矣又甚誰謂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
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死無功諸君必保
固責其府掾柳燾對曰昔爲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
子宗族有舊昔之遇難不陪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
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
之信也宗國公拜光祿卿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
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為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
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
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怒囚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
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
默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擊
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
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密
據洛口令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禁
陽通守張須陁為密所殺仁基悉收其眾每與密戰多所
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錄仁基自強恐在前上幸勞
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眾咸怨
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劾効仁基懼遂殺懷靜
以其眾歸密密以為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
以為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眾皆偃師
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
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
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山我又逼之如此
則此有餘力矣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
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

都兵馬百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
聞三也我後曰善方以觀其敵彼來歸不得欲走無路不
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是相信等諸將擊世充皆
請戰仁基言聖不得密難遣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為
世充所虜世充以其子並統統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
及僭尊號署仁基為禮部尚書行儼為左輔大將軍行儼
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為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
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
儒童同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
食之際持匕首以劫世充行儼以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
然後出越三伺以輔之事監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
之俱為世充所殺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
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隋運
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
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勾吳不朝既
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
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群策畢舉服猾夏
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厚澤被
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固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嶠函跨兩都而統萬國於曆數之在已忽王業之艱難不
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耻
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
杞隱以金槌西出而東謂碣石澗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
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流
求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二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
違文躬為長尹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群下
足以輔轡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
一君而已遂乃外踈猛士內忌忠良耻有盜竊之聲惡聞
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懷受顯
誅竭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鳩毒
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
維谷彼山東之群盜多出斯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
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
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權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
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為戰眾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
無橫陣星離碁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
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煬
帝魏視氣懾望絕兩京謀窟身於江湖龍衣嘉之舊迹既
而禍生穀下疊起舟中恩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

四十一
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勦絕宗廟為墟夫以開
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筭
甲兵之多寡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
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
則勾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
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為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
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為無
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
而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
一安之業肆其法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

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民纏魏闕陷危弗圖圍
解駕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百殃俱
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
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
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
州二世盧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
於匹夫原始委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
君之失得當竭股肱未議致身生圖同鼎遂假但使任之事
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醢醢之誅先
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家遭會風雲奮其鱗鬣吳恩封

函谷將割鴻溝其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
四方厥行萬里雖運飛天眷事每興三而義協人謀雄名
克振壯定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擊大抑陳項之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列傳三十五

隋書七十

